自 序

人是有惰性的，而我的惰性或许较任何人都厉害。远在二十多年前，便想写点往事，作为此生鸿爪雪印的纪念，把历年来经过的事对我有影响的写下来。之所以迟迟未写，一则想写的都是平生经历的事迹，是否值得留下？写出来给谁看？谁关心我的平生？二则杂务猬集，忙于谋生。但是耳际常响起二十余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声音，有一天他对我说："彦文，你应该写自传了。"我说："我的自传写给谁看？""给我看。"胡先生这样回答。他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写自传，写下在世上走一趟的记录，因之我决定写自己认为值得留下的已往事迹，命名《往事》。

我于 1985 年 2 月 12 日开始执笔，乃写了两页便搁置。嗣后虽陆陆续续写点，总是一曝十寒。集会频繁、家事琐屑及人来人往都令我静不下来写。这一年匆匆过去，"往事"还没有写成四分之一。翌年数度有远客来访，且相继寄寓家中，我因忙于招待及导游，几乎一字未写，直到 1987 年初始克继续，但仍时断时续，未能一气呵成。只觉精神日就涣散，注意力难以集中，目力益差，写字困难，遂于是年八月间搁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乃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往事》前半部是按事情发生的次序写的，到了我定居台北后，便写点有纪念价值的事。这似乎是一本流水账，谈不上格局，也没有文采的，故本书将仅赠少数亲友作为纪念。

书于 1987 年 8 月 20 日

目　录

CONT ENTS

自　序　毛彦文 / 001



第一章　我的母亲 / 001

一、江山美人 / 001

二、夫妻失和 / 003

三、逆来顺受 / 005

四、子欲养而亲不待 / 007



第二章　求学与就业 / 008

一、蒙馆受教 / 008

二、西河女校 / 009

三、杭州女师 / 009

四、湖郡女校 / 011

五、北京女高师 / 015

六、金陵女大 / 018

七、浙江省政府 / 020

八、密西根大学 / 022

九、返国执教 / 025



第三章 逃婚记 / 030

一、青梅竹马 / 030

二、家庭革命 / 032

三、郎山须水 / 034

四、魂兮归来 / 036

五、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 052



第四章 奇缘此生 / 058

一、朱曦权充红娘 / 059

二、熊芷代父求婚 / 060

三、熊凤凰谱新曲 / 062

四、莲湖双鹭图 / 069

五、夫唱妇随 / 074

六、香江遗恨 / 080



第五章 香山慈幼院 / 085

一、桂林分院 / 086

二、柳州小学分院 / 088

三、芷江香山女中 / 089

四、沦陷时期的北平香山慈幼院 / 090

五、浙江临参会与返乡省亲 / 091

六、十年流水账 / 092



七、抗战胜利复员 / 102

八、当选北平市参议员 / 104

九、吴国桢五分钟谈话 / 105

十、当选“国大”代表 / 107
十一、秉三公逝世十周年 / 108



第六章　海外飘萍 / 110
一、仓皇离沪 / 110
二、赴美谋生 / 111
三、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 / 116
四、加州大学女生宿舍指导 / 118
五、华盛顿大学研究 / 121
六、视网膜剥离 / 124
七、挥别新大陆 / 129



第七章　返台定居 / 130
一、适应新环境 / 130
二、美国去来 / 132
三、重执教鞭 / 135
四、罹患乳癌 / 137
五、置产安居 / 138
六、双清遗珍 / 141
七、亲友杂忆 / 143



第八章　悼亡伤逝 / 154
一、胡适之先生 / 154
二、朱霖 / 156
三、朱曦 / 156
四、董显光先生 / 15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长庚吾弟 / 157
六、熊芷 / 158
七、五妹同文 / 159
八、查良钊先生 / 162
九、三妹辅文 / 162



结语 / 168
附录 / 171
一、熊秉三先生事略 / 171
二、秉三公书信诗词墨迹与释文 / 175
三、抗战胜利祭告先夫秉三文 / 195
补遗 写在《往事》之后——钦翎吾女逝世周年纪念 / 198



跋 罗久芳 / 203

第一章

我的母亲

母亲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寿 63 岁。在此悠长的岁月中，我脑际间常响起她的声音，清晰而哀怨，这是她的叮嘱，也是她的愿望。母亲说："月仙（我的小名），你要把我在你们毛家所受的痛苦折磨，详详细细地写出来，让人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的一身病全是气出来的。我嫁到毛家没享过福，只有苦痛与折磨，我识字不多不会写，只有靠你了。你务必把它写出来，替我出出怨气，千万不要忘记，只有这一件事是我要求你做的。"她说时声泪俱下，我也饮泣不已，点头默允。

一、江山美人

母亲于民前四十年阴历六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长台乡朱家，作逑公是她的父亲，她名环佩，是外祖父母的幼女。作逑公元配夫人有一男一女，继配夫人有三男一女，母亲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朱氏家道小康，在长台乡为乡绅阶级。朱姓在此乡则为大族，好像尚出了几位游宦人物。故母亲自幼受了良好家教，虽未正式入学，对于三从四德，深信不

疑，偶从兄长口头上也学会背诵几首《千家诗》及唐诗等。

母亲仪表大方，容貌娟秀，性情温柔，智慧过人，年轻时有江山美人之称，以善于刺绣及剪各色纸花，扬名乡里。外祖父母视如掌上珠，乃是一位娇嫡闺女，凡事家人无不让她几分。母亲 20 岁来归我家，父亲长她三岁，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她孝顺公婆，和睦妯娌，勤于家务，恪守妇道，为一好媳妇及贤妻。

我家在浙江省江山县城内，是个大家庭，祖父母（祖父于我出生后三个月去世）育有三男二女，父亲名华东，字乐山，居长，二叔华芳，三叔华春。父亲与二叔均为秀才。父亲原本有志于功名，不幸祖父去世，他是长子，须负起家计的责任。祖父生前经营之“裕昌布店”由父亲继续经营，从此不能专心科举。彼时年轻气盛，既不能遂其追求功名志愿，便拟在商业上有所表现，于是相继开业“道生仁布庄”及“庆福酱园”，一时声名大噪，亲友都以毛家大少爷大有作为，定能成富翁了。乃好景不常，由于父亲没有经商经验，所有店务均交账房管理，这些店务都假手于人，不数年次第倒闭。各店账房都发了小财。父亲却因之抑郁终身，他从未当过学徒，对于做生意是门外汉，同时仍念念不忘科举，为环境所迫，牺牲抱负，负起家累，内心痛苦，无法解除，故终其一生牢骚满腹，不满现实。

母亲 22 岁时生一男孩，取名乾，25 岁时生我，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阴历十一月初一，此间为她婚后黄金时代。不幸乾于五岁时夭折，遂令母亲陷入悲痛深渊。此时她又临盆在即，惟一希望，腹中为男孩。乾于是年十一月夭折，二妹宗文于十二月出生。母亲丧子之痛未戢，生下竟为女儿，失望与愤恨交并，因之对新生婴儿有了反感，且无奶水喂哺，旧式家庭，重男轻女，雇用奶妈为不可能的事，于是忍痛将婴儿给一乡下杨家领养，作为童养媳。二妹一生命运便这样决定，其实二妹智慧甚高，如予以受教育机会，其成就当远胜于我，不幸被无谓牺牲，其命也夫？

二、夫妻失和

过几年母亲又要生产，临盆前，父亲表示如果生下仍为女儿，他将纳妾，祖母知道了，甚为焦急，不是卫护母亲，乃是此时父亲当家，怕添一人，增加开支。于是祖母出了主意，倘生下仍是女儿，便瞒着父亲及部分家人调回一男孩，不幸生下的又是女儿，乃告诉父亲是男的。祖母将三妹辅文（小名寿仙）偷偷抱至一乡下何姓人家，此家刚死了一男婴，何妇有奶水，但不愿做奶妈，说妥倘她下胎生的是男孩，三妹将为何家媳妇始肯收养，祖母接受了这项条件。

二叔华芳与二婶结婚九年，不曾生育，祖母对外扬言，他们抱领一女儿寄养乡间，实则便是三妹辅文。辅文断奶后，被接回二叔家，二婶未生子时，夫妻俩对她钟爱异常，迨生下堂弟镇权，辅文便被冷落。在此同时，辅文奶妈何家妇于同年亦产一女婴，名双亭。何家要求二叔、二婶俟彼此儿女长大时结为夫妻，此事遂成定局。（详见第八章，三妹辅文一节）

后来这调包的秘密为父亲所知，乃于辅文五岁时将其领回自己家中养育。可是这种一再的变换环境令小孩心理上有了不安全的感觉，因之影响她的一生。辅文性情怪僻，或由于此。母亲在此夹缝中，精神上的痛苦，向谁诉说？祖母抱来的男婴有遗传性梅毒，周岁后死亡。于是母亲更陷入不可言喻的痛苦，父亲随时有纳妾的企图，夫妻感情破裂，祖母肆意谩骂，视母亲为不会生子的废物。几年后母亲再度怀妊，可是生下的又是女婴，未周岁而夭折，她痛哭时，只有我在旁陪哭，无一家人前来劝慰。再过几年，母亲生下第六胎，又是女的，这便是五妹同文。江山人迷信，说产五个女儿，将会产七个，所谓七姐妹是也，为了避免再生两个女儿，五妹满月时，邀了六个女孩和她拜七姐妹，行七，故叫她七妹，“七妹”也变成她的小名了。

此时父亲已与祖母、二叔华芳、三叔华春分家，我们迁出老家另住，

母亲较为自由，但仍不愿留养五妹，已托人物色到愿领养的人家。婴儿十分可爱，我坚持要留下，偷偷的去到那人家，说是父母命我去索回婴儿八字，不给他们领养了。母亲知道此事，表面上虽责骂我几句，其实她内心也舍不得让人领去，故立即雇用奶妈，全家欢悦。

母亲的第七胎仍为女孩，几个月大便夭折了。总之母亲一生有一子六女，一子两女夭折，剩下四女，我居长，宗文次之，辅文行三，同文行五。

母亲产过六女后，自知没有生男的把握，自动为父亲物色侧室，终于选到一乡下姑娘名金凤者，娶来家中，她便是弟弟长庚的生母。父亲并不满意金凤，在外另行租屋藏娇。在这一段时间里，父母时时争闹，父亲经常借酒醉为名，一言不和，便殴打母亲，捣毁什物，母亲忍无可忍，提议分居——实际上父亲早已不在家过宿，仅有时日间回家逗留一下，聊以敷衍而已。分居条件系由父亲给母亲若干田亩，每年可收租谷约四十担。从此父亲完全不管家中一切，母亲负起抚养六口之家（母亲、金凤母子、辅文、同文及我，共六人）的责任。记得当父亲把家中什物分去一半运走时，母亲痛哭失声，我们姐妹等也涕泗交流，这种凄惨景象，犹历历在目，如昨日事。

母亲生平非常节俭，尤善理财，她手中有些微积蓄，均由过新年时我们小孩的压岁钱储积而来，与父亲感情好时，也有点零用钱。她用这些钱托人收买租谷（朱如兴表兄常是她的经纪人），俟价高时出售，以博微利，年年如此。积久有笔整数，请四舅父（朱筱村公，朱君毅的父亲）在长台乡买进一批田亩，每年可收四十担左右租谷。我们家的生活便靠这些额外收入维持下去。

父亲搬出去三四年，有一天与他同居的女子乘其外出，竟收拾细软卷逃无踪。至此父亲觉悟，究竟发妻可靠，几经要求，仍迁回同住。但二人感情破裂，无法恢复，虽同住一屋檐下，犹如宾客。

三、逆来顺受

母亲既受夫妻失和的痛苦，复备受婆婆的虐待。祖母是典型宗法社会的婆婆，又没有受过教育。她视儿媳如奴婢，颐指气使，任意谩骂，如对儿子有不满意之处，所有儿子的不是，都要媳妇承担。她喜怒无常，母亲却温顺有礼，逆来顺受，祖母认为可欺，时加压迫。同样一件事，祖母对母亲可以谩骂，对三叔母便不敢，因为三叔母会针锋相对的顶嘴，并不以为她是婆婆而容忍，祖母对她反而退让几分。祖母每次破口大骂母亲时，总以她没有生儿子为不可恕的罪过，常说二房、三房都有子嗣，只有长房绝后（那时长庚尚未出生），所有母亲生的女儿都不会成器。有一次母亲哀求祖母，不要骂她连带咒骂我们姐妹四人，母亲说："我的女儿还年幼，您怎么料到她们长大不成器？做长辈的不可以这样咒骂小辈。"同时母亲指着我的脸说："月仙（我的小名）记住，你们姐妹长大了要为我争气，好好做有用的人！"这个印象永刻心版！为了祖母不喜欢孙女，所以我幼时常被送至外家，由外祖母抚养。

祖母对母亲之横蛮及凶狠，从以下数例亦可见一斑：

三叔华春系祖父母的幺儿，自小被宠坏，长大不务正业，且染上不良嗜好，在他穷极无赖时，与当地流氓商议，某一夜间来家中仓库偷谷，消息走漏，有人向父亲告密，彼时系他当家，他急急与祖母商量对策，当时祖母同意是夜加雇工人看守仓库，当父亲外出着[1]工人时，三婶向祖母挑拨说："大伯说我的丈夫要偷谷，有什么证据？如果他是贼，我是贼婆，您是贼妈，您甘心受此侮辱吗？我看多半是大伯嫉妒弟弟，有意诬造的。"这几句话，使祖母大为震怒，立即破口大骂父亲，三婶又哭又闹，全家陷入哭骂声中。其时父亲尚未回来，祖母乃转移目标，指骂母亲，那时我大约六七岁，母亲抱了我躲在卧房内，把门锁上。祖母拿菜刀守在门外，扬言

① 着：意为吩咐，作者家乡土语。以下同。——校订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要把我母女宰掉，此时约夜间九十点钟，如此僵持到第二天下午五六时，才由父亲陪同族长前来，把我们母女由房中放出来，于是父母亲及我三人跪在祖母面前认罪，任她痛骂一番，同时还要向三婶赔不是，总算满天乌云吹散了。我和母亲整整一天没有饮食，我在饥渴交迫时，几乎昏厥。这个印象烙我太深，至今记忆犹新。

又三叔因行为不检，患上重症，29 岁即病逝，遗下二子一女，均在稚龄，其幼子周岁左右夭折，那时我们已分家，但为近邻。有一冬天深夜，我在睡梦中忽被大喊大哭声惊醒，父亲很机警，匆匆由后门溜走，母亲披上衣服，外出应门，一听系祖母及三婶的声音，不敢开门，原来她们抱了死孩子来我们家捣乱，说是母亲命不好，自己没有儿子，却时时咒诅侄儿，三婶的幼子是母亲暗地里咒诅死的，所以要把死孩放在我们家神位前，让我们全家大小一齐陪他死去，这样哭闹直到天亮，父亲又把族长请来讲情才平息，当然我们又一次的跪在祖母前认罪。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祖母这种近似疯狂的无理取闹，不知给母亲精神上带来多少痛苦与虐待。

还有一事至今我仍耿耿在心。那是每年阴历年底，母亲娘家总着工人挑两箩筐年货来，其中有一份最好的是送给祖母，另有两只小红灯笼，上面有“恭贺新禧”四个金字，这是送给我的，可是祖母把所有礼物放在她卧房里，由她随便分点给母亲，那两个小灯笼也高高地挂在墙壁上不肯给我，我又不敢向她要，只有借机会到她房门口偷看几眼。这两个灯笼要到正月十五才给我一个，到那时我已全无兴趣了，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不可磨灭的愤恨。

以上所举例证都是我垂老仍记忆清晰的祖母的荒谬举动，此外因细故而大闹的事情简直不可胜数。母亲一生受尽婆婆虐待，丈夫冷落，其惟一的罪名是没有儿子，如果乾不夭折，或我们姐妹中有一个男儿，她的处境也许不至于如此的惨！

四、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与母亲见最后一面系在民国二十四年冬，那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及暨南大学教书，因熊氏向我提婚，我不知如何决定，特请假回家与父母商量，母亲此时病已很沉重，惟神志甚清楚，她认为人选不错，只是年龄大了。我临别时交她六张十元崭新钞票，请她随便花用。两个多月以后，母亲逝世，我奔丧回家，发现六张钞票仍放在抽屉内，当时心酸不已，深深地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如今，我凭记忆所及写下她不幸的遭遇，然此仅是她所受折磨的十分之一而已，虽属陈迹，记忆犹新。走笔至此，又有余痛。

第二章

求学与就业

江山县属衢州府，地当浙、闽、赣三省之交，县境内有仙霞岭，万山环列，一望无际。须江发源于县之石鼓，流经鹿溪，与常山县同江汇于钱塘，东流入海，以上二者为本县最突出的名胜。至于全县境内山明水秀，风景甚佳，尤以仙霞岭为著名险要、浙东屏障。只是在清末民初之时，本县仍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几乎隔绝，风气未开，教育落后，对女子教育，更不注重，故我幼时无机会受当时的新式学校教育。

一、蒙馆受教

七岁时，父亲请了一位徐老先生来家教蒙馆，这是我初次启蒙，教读《三字经》，学描写“上大人，孔乙己”红字，同时父亲邀来附近小女孩共读。蔡一锷夫人李馥梅女士便是那时蒙馆同学，至今还有书信往来（蔡全家移居美国）。大约在一年后的夏天，有一次我背不出书，老师用竹片做的板子打我的背，致背上有两条红印，我向祖母哭诉，她大怒说：“女孩子不能考状元，读什么书？”命父亲辞退徐老师，停办家塾，于是我失学了。

二、西河女校

辛亥年革命军起，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当时全国学校停课。江山有少数在杭州、北京等地求学的男学生纷纷回乡，如：毛常（夷庚）、毛准（子水）、毛咸（子正）、毛应麟、朱斌魁（君毅，我的中表兄，详见第三章“逃婚记”）、胡维鹏、胡之德等。这些青年从各大都市都得了不少新知识，眼看本县尚无女校，女孩无处求学，故商议办一女校。乃经费无着，校舍及设备无从筹办，束手无策。幸江山县城内，西河毛氏宗祠是一个有钱的机构，且有余屋。这批青年以毛咸为首，向宗祠主事者磋商借用空屋，开办女校，得其应允并协助，便因陋就简，居然办成，命名“西河女校”。那些发起的青年都是教师，公推毛咸为校长，当时仅有二十几个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民国二年初，全国各校复课，我们的青年教师各回原校求学，西河女校由朱叶氏（我的舅母，她的名字好像是叶德桔）接办。

这个女校既非完全小学，也非正规中学，没有学制，只靠教师能教的便教，课程中有国文、算学、地理、历史、体操、唱歌、女红等。女生多半在家学过方块字，或读过《三字经》、《千家诗》，多多少少有点国文根底，故校方对国文特别重视，有《论语》、《孟子》及选读《古文观止》的文章，并背诵《诗经》等功课。

三、杭州女师

满清推翻，民国起始，但百废待举，尤以教育末普及，民智未开为大问题。各县急于添办小学，无奈小学教员奇缺，因之各省教育厅共谋补救办法。浙江省教育厅令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加办讲习科二班，两年毕业，由各县县政府在县内女校中选择一名女生保送入学，完全免费，以年龄 20 岁至 35 岁为合格，毕业后回各县做小学教员。我幸而被选上，可是虚岁 16，冒填 20 岁。

我被选上是有原因的：一是我能勉强写点通顺的文字。二是民国二年春全县发起天足运动，定期在城隍庙开大会。事先徐光国先生（朱君毅的舅父）写了一篇演说稿，要我背熟，上台演说。我费好几天工夫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光国先生及我自己都以为没有问题了。不料那天城隍庙挤满了人，姚应泰县知事和地方士绅一排坐在台上，我一进庙门就被吓倒！等到上台演讲时，讲词完全忘了，只向台后、台前一鞠躬，说："今天是开天足会"，以下便说不下去了，忽然想起捐一枚银元做天足会基金是事先预备好的。急忙从衣袋取出银元一枚，放在台上，说："我先捐一元。"便鞠躬下台了。此时姚知事问旁边的人："这女孩是谁家的女儿？她背不出讲词而没有哭，知道怎样下台，真是聪敏。"因之姚知事对我有了好印象。（姚前后做了两任江山县知事，在他第二任时又帮了我大忙，详见第三章"逃婚记"第二节：家庭革命。）所以选拔女生保送去杭州女师，我便被选中了。

我被保送去杭女师，在那时是一件大事。衢州府没有女生入选，该府认为失面子，有些县份也没有女生可选，赶不上江山。衢州周石华女士于半年后自费赴杭求学，各县风起云涌争将女儿送往杭州受教育，本县女生亦相继前往，这对于女子教育是好现象。

那时我虚岁 16 岁，身体还没有十分发育，矮矮小小的，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女孩。从未离开过家，满口江山方言，骤然离乡背井，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教我怎样适应呢？我一向男装，发多而长，拖了一条长及膝的辫子。入校第二天早晨便要把发向前面梳成一个大圆饼的样子顶在头上，我愈梳愈梳不起来，于是哭了。在旁边的蔡任玉（叔慎）同学看见了（女师的盥洗室是大家住在一起共同用的），帮我把长发剪短并剪少，方才梳成。以后好久都是她帮我梳的，我们成了好友，出了校门交往也未中断。后来她与蒋志澄先生结婚，伉俪情深，有一子。抗战胜利的第二年，蔡任玉偕儿子、媳妇在上海搭机赴港，因飞机出事，三人丧生。蒋志澄先生

在上海服毒自杀，真是惨绝人寰！

在校约一星期，有一天学监沈兆芝女士叫我去问话，她问："毛彦文，你今年几岁？"等了好久，我答不出，反而流下泪来，勉强说："20岁。"沈说："20岁就20岁，为什么要哭？"这叫做贼心虚，自己知道是虚报说谎。

经过测验，这新开办的讲习科分甲、乙两班。乙班因程度太差，改为三年毕业，甲班二年毕业。我被分在甲班。这班有三十余人，我年纪最小，同班同学叫我"小姥"。最年长者为孙朗玉，已三十多岁，杭州人。次之应品仙，永康人，及谢镐，她们已二十五六岁。我们四人因常名列前茅，很快便成为好友。第一个月，月考成绩发表：应品仙第一名，谢镐第二名，我第三名，孙朗玉第四名。孙大起恐慌，私下跟我商量，把第三名让给她，因我年轻，名次低点不要紧，她不能落在"小姥"后面。我答应她的要求，好几门功课代她做枪手。可是到了毕业发榜时（榜是贴在学校大门外的），孙还是第四名，我依然第三。

民国四年夏，我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秋间应永康县女子讲习所之聘，教了一年书。杭女师的二年讲习科是专为训练小学教员而设，不是为升学。我志在读大学，故非另择校肄业不可。这个讲习科是专门为栽培小学教员而设的，所有功课都要配合这个目标。学生毕业只能做小学教师，如果想投考大学，程度是不够的。

四、湖郡女校

民国五年夏，朱君毅从清华学堂毕业，秋间赴美留学。暑假回家，我们有五年不见了。他住在我家，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最重要的是选学校，（当时两方家长都主张我们先结婚，然后君毅赴美，我去升学。我们二人均不同意，因为时间太匆促，在新婚期间便赋骊歌，对二人的心理上、精神上都不好，宁愿忍痛久别。）最后选了浙江吴兴的湖郡女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选此校是为了想多读点英文。君毅将于七月放洋，我们于六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